

一部对盐城黄海湿地深度思考的札记

——序《湿地之色》

赵永生

读完张锋先生的《湿地之色》，我想到了梭罗与《瓦尔登湖》。

梭罗写《瓦尔登湖》，是因为他在瓦尔登湖边上生活了一段时间，而去瓦尔登湖，不是我们当下搞的什么定点生活，或许还可以申请中作协与作协的定点生活项目，少了几千元甚至几万元的费用补助。梭罗去瓦尔登湖，实属无奈。

进不了体制，做不了公务员，诸多“障碍”逼得他远离人群，走进大自然，去寻找一个适合他的生活，或者是为了躲避一下生活纷扰。从1845年3月底他借来一把斧子，走进瓦尔登湖边的森林，在他想要建房子的地方砍倒一棵白松，到1847年9月6日离开。梭罗在瓦尔登湖边上生活了2年5个月，除去去市政厅演讲与听演讲、出席相关拍卖会、镇上会朋友等相关活动，其实也没那么长时间。一个热衷于社会工作，总想指点江山的人，远离人类交往，没有心灵碰撞，是激发不出思想火花的东西……回归正常生活后，又总有人对他的湖边生活好奇，东问西问，不胜其烦，于是便写下了《瓦尔登湖》，否则，他也不会如此冒昧描述自己的经历……”后来，他的这部“经历”记述，被人推崇为基于自然的超现实主义的写作范本，其中的情绪宣泄，自然而然就成了“哲学思考”。

这是价值认同。

与梭罗不同，张锋出生在黄海边，也在黄海边长大，后来，从村里到乡里，再从乡里到县里，“洗脚上岸”，成了体制内的人，但从没有离开过这块叫黄海边的土地，只是活动区域广阔了些。卸去公职后，又长期在黄海边行走……这个黄海边，就是盐城黄海湿地世界自然遗产的生活圈。

张锋先生的书写开笔于新闻，尔后是政府工作报告、县委工作报告，再后来就是调查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言路大开，写杂文、散文、诗歌与报告文学，曾出版《长短集》《张锋诗草》《秋天有点甜》《思考者》等作品集。新世纪关注自然与生态，并致力于湿地文学创作，先后有《零的突破》《镇村古韵》《鹤影乡居》出版发行，且《零的突破》为盐城首部全景式呈现黄海滩涂湿地风貌与世界自然遗产申报历程的文学作品，作为“世界遗产进高校”的主推作品，中央电视台曾在“带着书本去旅行”栏目中推介……后来，我知道他在准备《湿地之色》的创作，选题策划的文化传播公司与出版社也一直关注着这部书的出版发行。终于在盐城成功申遗5周年之际，读到了这本书。

这是我读了《湿地之色》后想到的作者的创作走向。其实，《湿地之色》是《零的突破》的姊妹篇。在读这本书稿前后，我读了《徐霞客游记》与《瓦尔登湖》，也读了《零的突破》。如果说《零的突破》是宏大叙事中的盐城世界自然遗产的前今生，那么，《湿地之色》则是生活日常中关于盐城湿地的思考、文学人的思考。

盐城关于湿地主题的文学创作很早，先前的“滩涂文学”“丹顶鹤文学”“海盐文学”与“黄海文学”等，都与湿地相关，都是关于黄海湿地地书写的。2019年，这块滨海湿地成了全球第二处、中国第一处潮间带世界自然遗产地之后，文学也在寻找表达方式，但如何表达，真正体现文学与此同存的价值，仍然是个需要思考的问题。申遗成功一周年时，盐城市湿地保护中心曾形成一个“世界遗产品牌宣传意见”，时任市委书记这样批示：“湿地宣传不能走到海滨美景和可爱精灵的狭窄空间，要更多地从湿地保护、海洋陆地变迁、鸟类迁徙及减碳等一系列生态文明思想、生态科普知识的宣传作为重点……”这不是关于文学的话题，但这是文学思考所不可或缺或缺的，湿地的文学书写，可以有花草，有诗与远方的意境，但不只是花草，不只是意境，不只是自我的小情小趣，也应该有对这块湿地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学解读。

《湿地之色》在于美，这是题中之意，但作者在切题时，从底色，从根底，也就是这片湿地的前世今生。纵观世界自然遗产，要么深山老林，要么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唯独盐城黄海湿地在经济最为发达的长三角，在人口最为稠密的地方……那片滩，那汪水，怎么就成了全球第二处、中国第一处潮间带世界自然遗产？这个弄不清楚，一切的美丽都为虚浮。

作者在写这片湿地时，把时间节点定位在公元1128年，这是文学表达的智慧。

盐城海岸线北起灌河入海口南岸，南至王港河入海口北岸。以射阳河为界，北为侵蚀性海岸，南为淤泥质海岸，

这是现状，那么更之前呢？当射阳湖为黄海的一片浅水海湾，然后为潟湖时，盐城这片陆地还没有形成，然后有了西风，有了东风，有了得海堰，有了范公堤，以这样的时空切线，可见时间长河中盐城生长与古长江、古黄河、古淮河的关联，至于冰河时期、全新世、新石器时代的状态说，那是学术话题，作者避开了。文学不同于科学考证，在意的是历史走向，是物质的客观存在与时空变幻中的苍茫，其他细枝末节的考证，留给科学。公元1128年秋，东京留守杜充在河南滑县的黄河李固渡决堤，由此，黄河之水借淮河之道从盐城入海727年，于公元1855年铜瓦厢（今河南兰考）北上。

《湿地之色》写727年的“黄河夺淮”史，以文学关怀，在照应当下人情感认同同时，告诉人们一个事实：生灵涂炭中的盐城，加快了成陆的速度。而这个成陆，不是黄河的泥沙铺出的盐城新陆地，而是泻入黄海，然后在海洋动力的作用下起悬搬运堆积而成，每粒沙子都是经过海水浸泡、经过浪潮洗涤的。长期以来潮落潮涨、滩涂淤积，复杂的海洋动力和气候条件，使得这潮间带的潮沟不断生长、摇头摆尾、切滩裁弯、互噬互补，如同一位精致的雕刻师，在这偌大的海涂上挥刀泼墨，描绘了一幅多姿多彩、精妙绝伦的潮汐森林，形成了盐城沿海湿地板块上最活跃、最壮观、最奇特、最奇妙地貌景观。黄河北归，没有阻止这片土地的增长，只是慢了点儿。这就是湿地之底色。

《湿地之色》不是颜色的书写，但丢掉了这色，或轻视怠慢了这色，《湿地之色》这本书就不完美了，或者说是残缺。而如果过于强化这个色，这本书的分量就轻了，不是一般的轻，这是作者的玄妙之处。写颜色不着色。

春天来了，“所有的细枝和嫩叶开始在雨水滋润下的舒展和阳光照拂下的绽放，从而带来由抽青、蛋青到苍青的青青世界”。作者写“色”，如此入化。比如写“绿”，有金绿、水绿与墨绿之分，这样的层次只有光谱才可以透彻，文字表达就成了概念，难以精准。而作者把它嵌入时空里，感觉就出来了，消除了顶真空间。“金绿，是谷雨到立夏之间的绿”，金是质地，金绿是时光，“它犹自带带着冬季里肃杀的底气以及被寒风吹透的老成，绿得轻盈透亮，有着许多不同的层次”。与金绿不同，“水绿，指的是立夏之后至芒种的绿”。作者说，水塘边氤氲一团水腥气，滩面上氤氲一片大生机，这便是水绿的生动模样和鲜明特征。而墨绿则是“盛夏滩涂胜景”，较之金绿与水绿，墨绿更为单纯……

颜色因了四季轮回在变换着，也因了四季轮回，多样性生物在彼此消长中丰富起来，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小虾吃浮游……即便是沙洲，蛙、蛤、沙蚕与招潮蟹也是遍布，候鸟、留鸟应着季节而来，特别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线中的鸕鶿的到来，湿地声色应天，如此，通过行色写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写观鸟、护鸟、写湿地保护，通过友好型生态建设，写湿地城市大气环境的色气；从人们的味蕾感受，呈现食色，把湿地美好生活具体到日常，从容书写，最后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具象于道法自然：本色。

在湿地之色中，作者思考着《千里海图》，如果凌空于太平洋西岸，将浪花与陆地接触的岸线尽收眼底，然后，越过光滩，越过潮间带，览滩涂正色；灌河口没有节制闸，任由潮起潮落；古黄河入海口，急浪扑岸，水溅花飞；灌河入海水道与灌溉总渠，并肩入海，滩浅水清；黄沙港，号旗漂漂于海鸟翻飞……鹤鸣九天，獐奔鹿跑，蟹横行在滩头，虾蹦跳于浅水……

《湿地之色》关注更多的是生物多样性，比如作者写芦苇，他以为“禾类的芦苇，是湿地里的标配”，也是湿地里的标配。为什么是湿地标配呢？它能固土，亦能蓄水，纵横交错的根网系，在海退陆进中，为多样性生物提供了庇护场所，亦为鸟类提供了理想的繁衍栖息地。作者花大量篇幅，不厌其烦地写芦苇，“由于它是繁茂力和生命力极强的植物，所以移栽的方法很简单，只要用铁锹将俗称的‘芦柴钻子’从密集处移到另一处水塘即可，真可谓遇水即活，有光就长”。接下来写芦笋鲜嫩，小炒味美；芦根入药，清热解暑，生津利尿；叶与穗插花，筒且落落大方；由此制作的工艺品，环保亦时尚。写白茅，作者从“茅针”写起，写“茅针的小清新、茅根的大清甜和茅草的老清香”，写“盐蒿”，他不是写它的“盐生植物的形态结构特征”，而是写它的形态，“个子不高，长相平平，但颇为耐看。春夏之际，着一袭青衣，楚楚动人；秋冬季节，换一身红装，风韵犹存”。写食用与食用价值，“开水稍微焯一下，用少量食盐腌

一会，再用蒜、姜、椒三丝及酱油、香油凉拌即成了鲜美无比的冷盘。老了的盐蒿，则又是这里的一道健康美食，天然晒成或经脱水工艺加工而成的盐蒿菜，经热水浸泡洗净后，用上面说的制成的调料一浇，便让人的味蕾欲罢不能”。作者从植物世界里写与人类的共生之道及人性的温暖。

《湿地之色》的语言如同湿地生物，鲜活且灵动。“初三潮，十八水，二十来个冒失鬼”，这里说的是潮沙，潮起潮落有规律可循，也有不确定性，“冒失鬼”就是不确定的状态，“这种潮沙，正逢大潮涨的时候，一是快，二是猛，一片汪洋的海水能卷起几米高的浪头扑面而来，一直冲到海堤边还不甘心地激起湍急的浪花……就像烧开了的锅溢了的样子”。作者笔下潮起潮涌，画面感与节奏感特强，且拟物象生动，比如，这个冒失鬼的潮涌到什么程度呢？像锅溢。生活中，或许你没有见过如此暴的潮，卷起浪头几米，冲向海堤又激起浪花，但家里锅溢的景象总有感触吧，一汪恣意的海水如此释然。

作家的语言是作用于读者的。俄罗斯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说：“如果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不能透过他所写的字眼看到它们所包含的内容，那么读者也不可能从中看到任何东西。”一个作家的文学表达，最基础的就是语言，跌宕起伏的故事如是，扣人心弦的意境亦如是。这就是文学语言的魅力。

《湿地之色》是见功底的。芦苇包粽子，是湿地生活中最常见的，除了端午，需要包粽子，传承着节日的传统，小孩子一岁过生日，需要包粽子，与糕、算盘、笔、书等美好的愿望一起，摆到孩子面前，让其“抓周”；建屋造舍，上梁，需要包粽子；每逢中考、高考，讲究的人家也要包粽子……糯米用芦叶一裹，成了粽子，除了一种情怀，一种寓意外，其实是一种美食，而“任何口味的粽子，经它这贴皮贴肉的一包装，便味加一等。自然的清香，芦苇的体温，让人胃口大开……”作者的一句“贴皮贴肉”把“自然的清香”“芦苇的体温”与人的感受交融，入木三分。比如写春风，“从滩面的薄冰上轻轻走过，薄冰竟化作了春水；于枯瘦的柳枝上缓缓摩挲，枝头便绽出了新芽；在小小的花蕾上细细抚摸，花瓣竟变成了花朵……”如诗如画。

敏锐的观察与深入的思想，是作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然后才是架构的设计与语音的组织，也只有观察与思考，才可能有跌宕起伏的叙事与富于张力的语言。如果梭罗不住进瓦尔登湖畔的森林，他不可能听到“兔子在绝境的时候发出来的声音像婴儿在哭”，不可能看到“柳树生长在在水边，总是要把自己的根朝向水流所在的那个方向”，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对于一个生活在大自然中而且还有感觉的人来说，不可能有太过暗淡的忧郁。对于健康和纯洁的耳朵来说，不管是什么样的暴风雨都是风神弹奏的音乐。”更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有很多美好的事物，要是我们大声喊叫的话，就无法言说。”

梭罗在森林里生活2年多，写了《瓦尔登湖》，张锋用70多年的生活积累，成就了《湿地之色》。“我曾用小铁锹挖开过滩涂的土壤，有一锹一锹地挖开，一层一层地观察，仔细地打量着每一个横断面，犹如打开的是一本书，那上面还真的不是一种色彩。一份黏土，一层沙土，露出的是一页暗红，一页淡黄，一页沙白，一页灰黑。我盯着它看了很久很久……”在湿地底色的宏大叙事中，作者只是通过一把小铁锹，挖开了湿地断面，穿越时空，窥视新生陆地的远古历史——唐古拉山与黄土高原的砂粒、关中的沃土与甲冑抖落下的征尘。“噢！我终于明白，那暗红，是中华的血脉；那淡黄，是民族的基因；那沙白，是山河的筋骨；那灰黑，是文化的沉淀。”

发现了湿地之美，作者也有了对于这片湿地的深情，有了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便有了《湿地之色》境与神会。“记得小时候，赤脚跑到滩涂上，最兴奋的一件事就是在光滩上小取和嬉耍。小取可以获得钩蚌、蛤、晃晃螺的收获，嬉耍可以满足掏小蟹、打泥仗、挖沙蚕的快乐。那细腻的沙滩既有水的潮湿，又有干的黏帖；那光滑的滩面，既有细软的质感，又有地毡般的柔软。去光滩一趟，不仅收获的是满满的海鲜小取，而且收获的是满满的快乐心情”。

盐城黄海湿地，是作者出生与生活的地方，也是其文学创作的精神原乡，他总是在这块土地上搜寻、思考与其文学表达相契合的历史印痕与春夏秋冬，亦收获满满。

是为序。

新坝镇

全力打好全民阅读“三张牌”

本报讯(通讯员 吕伟伟)今年以来，新坝镇持续推进“书香新坝”建设，从阵地建设、品牌打造、活动形式、阅读推广、服务质量等多层次入手，打好全民阅读“三张牌”，形成全民阅读的良好社会风尚。

形成合力，打好全民阅读“组合牌”。该镇持续推进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阵地建设，除了全镇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正常开放的农家书屋外，还依托红新驿站、人大小院、企业工会等现有载体设立“职工读书角”“红色阅读专区”“工会书屋”等，打造宣传思想文化新阵地。加强各类公共阅读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健全书屋管理系统，推动数字书屋建设，通过整合各村(社区)现有图书资源，根据群众的阅读需要，将群众想看、爱看的图书摆在显眼位置，定期对各类图书、报纸杂志进行更新，提升农家书屋阅读环境，保证开放时间，满足公众阅读需求。

借势用力，打好全民阅读“宣传牌”。该镇为农家书屋配备了阅读推广桌牌和温馨提示牌，统一使用“书香射阳”标识。充分发挥镇村两级阅读推广人队伍作用，组织村级农家书屋管理员、网格员深入农户家中，加大全民阅读工作推广力度。同时，为进一步加大全民阅读宣传力度，镇政府通过微信群、LED显示屏、广播等载体，提升活动影响力和传播力。通过在农家书屋开展“每天读书一小时”活动，激发广大干部群众阅读热情，进而带动全民阅读热潮，营造浓厚的全民阅读氛围。

重点发力，打好全民阅读“特色牌”。该镇以“全民阅读，共享书香”为主题，全力打造“书香小镇”。利用党员活动日、传统节日等有利时机，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优势，广泛组织开展读书交流会、朗读者、读书征文等活动，使阅读活动真正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形成热爱读书、崇尚读书的良好社会新风尚。同时，以“学习强国”“崇尚精读”“咪咕阅读”等平台为抓手，开展“好书推荐”“经典诵读”“阅读进万家”图书捐赠等活动，不断提升群众道德素质，培育文明乡风。

海通镇通兴社区

持续推进全民阅读走深走实

本报讯(通讯员 殷青)今年以来，海通镇通兴社区把全民阅读作为提升居民文化素质、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有效途径，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阅读活动，书香氛围日益浓厚，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聚焦群众需求，让阅读场所“活”起来。乡村振兴，文化先行。建设书香社区，离不开阅读阵地的有力支撑。通兴社区农家书屋扩大阅读书籍种类，加强全民阅读基础设施建设，努力为群众提供舒适便利的公共文化阅读空间。探索实施“农家书屋+”模式，在丰富农家书屋阅读内涵的同时，拓展其外延，多渠道、多维度利用好农家书屋平台，让农家书屋真正成为群众致富的“充电站”，繁荣农村文化的“新引擎”。

引导全民参与，让阅读活动“火”起来。举办诗书分享、红色经典诵读、科普反诈讲堂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在阅读中坚定理想信念；“书香飘万家”“庭院微党课”“书香家庭，共读成长”……一个个读书活动，让读者以书会友、相聚相知，汲取奋进力量。

坚持各方联动，让阅读风尚“热”起来。坚持“读者在哪儿服务就在哪儿”的理念，通过网格服务群联动、线上线下互动的方式，深入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不断激发群众的读书热情，进一步增强“读好书、善读书”的共识。

好书推荐



《乡土中国》是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的社会学著作，初版于1948年。全书由14篇组成，涉及乡土社会人文环境、社会结构、权力分配、道德体系、法礼、血缘地缘等各方面。作者基于自己田野调查的丰富积累，用通俗自然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进行了充分的思考和分析。

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书中从中国社会的固守土地、缺乏流动性、村落形成、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的差异，一直到婚姻关系、团体关系、家国情怀、社会约束、法律与道德等等，把整个中国社会的逻辑剥洋葱般层层剥开，直指核心。读《乡土中国》，会让人有一种新的认识中国的视角：“乡土性”的视角，而个人具备了这个视角，就对于自己与社会的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全书体量不大，只有6万字，却充满洞见，是对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的社会关系进行的一次根本性的总结，令人步步豁然，心生佩服。读懂乡土，才能理解中国。

《神秘岛》是被公认为“现代科幻小说之父”的法国科幻小说家凡尔纳的海洋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故事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以赛勒斯史密斯为首的5名北军俘虏乘坐气球出逃，途中遭遇风暴，被抛到南太平洋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他们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毅力，顽强地生存下来，并把小岛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庶的乐园。在岛上，他们还得到了《海底两万里》中的尼摩船长的暗中保护，屡屡化险为夷。最后，他们终于搭上了格兰特船长之子罗伯特·格兰特指挥的“邓肯号”，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

兴桥镇安南社区

开展“文明阅读 心灵对话”分享会

本报讯(通讯员 孙涛)阅读是一种社会文明风尚，是获取知识与智慧的重要途径。为丰富社区居民文化生活，近日，兴桥镇安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文明阅读 心灵对话”分享会，营造文明、和谐的书香社区氛围。

在“好书共读”环节，参加活动的每个人都享受着阅读带来的宁静与充实，他们有的低头沉思，有的面露微笑，还有因为跌宕起伏的情节眉头紧锁，整个现场充满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和温馨的阅读气息。大家放下平日的忙碌，手抱心仪的书籍，静静感受阅读的魅力，寻到一处心灵栖息地。

随后的“红色观影”环节，大家共同观看红色电影《深山狙击》。这部影片以战争为背景，讲述了山东崑崙山地区村民们面对日军入侵时奋起反抗的故事。影片中的英雄人物和他们的英勇事迹，让在场的观众深受感动。大家纷纷表示，要珍惜和平、铭记历史，不忘先烈的牺牲与奉献。

最后一个环节“心灵对话”中，群众踊跃参加，积极分享自己的阅读感悟和观影感想，现场氛围热烈而融洽。五组的张大爷开心地表示年轻的时候他就爱读书，现在年纪大不方便走远，就来村里农家书屋看。这里不仅书多，阅读活动也多，大家都爱借图书。

此次阅读分享会，不仅让大家收获了知识与感动，更让大家在活动中感受文明和谐的氛围。下一步，安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进一步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作用，推进全民阅读活动开展，充分让居民们在活动中感悟文明、理解文明、实践文明，进一步营造和谐、温馨的社区氛围。



近年来，我县不断加强基层阅读阵地建设，投入使用图书馆、恒隆书房、农家书屋等阅读场所，丰富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风气。

盛诚 摄